

财阀？情侠？商界美丑浮世绘

金元？惊梦？豪门爱恨缠绵情书

Dierchun
第二春

女性独立宣言 奋斗中绽放美丽

梁凤仪 著

梁凤仪
Leung Fung-yi

师奶宝典
财经小说系列之



梁凤仪财经小说系列之

师奶宝典

Dierchun

第二春

(香港) 梁凤仪 著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第二春 / 梁凤仪著. — 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 2004. 1

梁凤仪财经小说系列

ISBN 7-104-01882-4

I. 第… II. 梁… III. 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

IV. I 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18782 号

梁凤仪财经小说系列

著 者 / 梁凤仪

责任编辑 / 张月峰 吴淑岑

策 划 / 林 飞

出 版 / 中国戏剧出版社

发 行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三河市铭浩彩色印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/ 880×1230mm 1/32

总 字 数 / 7400 千字

总 印 张 / 360

出版日期 /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7-104-01882-4/I·764

定 价 / 680.00 元 (全 44 册)

本册定价 / 14.00 元

本书由香港勤+缘出版社独家授权出版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(如有印刷质量问题, 可与承印厂联系)



自序

人要经过变难苦痛，才更易领悟人生，提炼潜质，知所奋发。

正所谓：“文穷而后工。”

故而，不要对降临自己身上的一总考验生出怨怼，千万别气馁。

且欢天喜地的迎迓它、感谢它。它为你带来的醒觉，价值连城，会使你往后的生活更踏实璀璨。

现今的时代家庭妇女面对形形色式的困苦，其中一种是忽然之间丈夫变了心，把家庭生活捣个稀巴烂。名符其实的闭门家里坐，祸从天上来？怎好算了？

很多妇女遭此巨变，都惯常采用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方法，希望能力挽狂澜，扭转乾坤。结果是成是败，当然因人而异。

我们赤诚地通过这个“第二春”的故事，向有此危难的妇女们介绍一个可行的方法，把常言道的：“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”的后二项功夫用上了。

因为我深信只有自强不息，站起来奋斗，循修德修行、增强学养、独立生活的途径走，才是正大光明的出路。

梁凤仪

无可否认，我顶喜欢搓麻将。

有些人说，英文女书院出的身，又是个有大学学位的，怎么会喜欢这玩意儿？

真不知是那门子的道理。

念番书的难道就不拿筷子吃饭了吗？

真是的。

麻将根本就是国粹，是中国的民间艺术。

人们事必要崇洋，硬说桥牌比麻将高级，那是没法子的事。

好比高尔夫球是运动，打太极也是运动，抓住本城任何一个人来问，又都是十之八九认定前者矜贵，后者普通。

如果埠内十大富豪，个个晨早到维多利亚公园去耍太极，而不上深水湾打高尔夫球，情况或会改观。

名牌衣服也得名人穿在身上，才是名实相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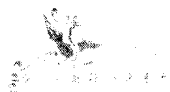
游戏本身无罪无咎、无偏无倚，全看把玩者谁？

说到底，麻将这玩意儿也还被上流社会的妇女接纳的。

就如我，一星期总有三几天，跟一群女友搓其十六圈。

战局多设在乡村俱乐部，由早上十时开始，准五时收场。

这个安排当然有其作用在。



每位女友其实都是有家有室的名门望族妇女，好歹总得伺候丈夫吃过早餐，上班去了，才轮到自己享用自由时间。

晚上呢，多有应酬，于是五时收场，还来得及上理发店做一做头发，回家去淋浴更衣，陪在丈夫身边出席各式名流夜宴。

今天，我建议提早收场。

不单为了晚上要参加中西商会的周年餐舞会，也为我不喜欢周守年太太郑淑珍的牌品。

并非我紧张输赢的问题，老实说一场牌，也不过是三五七千元的上落而已，大概是一件衬裙或是一条普通半截裙的价钱，有什么大不了。

最主要是心头那道闲气，老咽不下去，真叫人难受。

那周郑淑珍最不肯打生死章，分明看到下家已处于弱势，轮得一塌糊涂的样子了，还是一步也不放松，万分之一的机会也不给予人家，事必要对方一败涂地，永不翻身而后已。

最恨这种有风驶尽嵬，完全不考虑得些好处须回手的人。

我今天是倒触了霉头，一连执几次位，还是在她的掣肘范围。

临尾的八个圈，我狠一狠心，改变战略，拚命放下家，让冯仇佩芬连连糊了几铺十二番，笑得她见牙不见眼。

顺势一成，不可收拾，结果三国尽归司马懿。

我虽输得最是惨烈，然，有其余两位，尤其有郑淑

珍陪葬，也叫做平一平我心中的不忿之气。

一拍两散，是有一点儿快感的。

况且，这么多个女友之中，我又比较跟仇佩芬走得近一点。

这就更是肥水不流别人田了。

仇佩芬没有开车子来，家里头的司机要接她的冯世均，于是她搭我的顺风车。

一坐稳，仇佩芬就开腔：

“哎呀，笑得我！你有没有看到那姓郑的脸色，青红不定，输得她汗流浹背呢！搓那几千元麻将也用得着紧张成那副样子，也不怕失礼人。”

有老友给我先出了这口乌气，也就乐得大肆批评对方一番。

“她自己清一色筒子牌，叫三飞，摸了一只七万回来，都可以狠得下心，宁可放弃自己的好牌，都不放我一章半章的，我又不是赢家，真怕跟这种人玩在一起，没意思！”

“谁叫郭李秀环这阵子没有空？”

“她又是搞什么鬼？差不多几个星期没有露过脸！”我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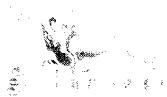
郭李秀环是金融巨子郭一功的长媳，是我们几个走得近的女友之一。

她跟仇佩芬更熟络一点，有些少亲戚关系。

仇佩芬的小姑冯湘湘是嫁给郭一功幼子郭滔，亦即是郭李秀环丈夫郭贤的弟妇。

本城上流社会内的豪富，多的是姻亲关系。

也不一定是政治婚姻，只为孩子们从小玩在一起，



有了认识。家庭教育、耳濡目染，很自然的就觉得应该在同一个圈子内找对象，于是水到渠成的多。

我跟丈夫丁松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

丁家是本城极著名的罐头食品制造业巨子，每年外销的数字大得吓人。当然，现今所有工业家都兼营地产，姑勿论工业能赚多少钱，都不能跟地产比。丁家在新界的地皮多到难以形容。

我们家呢，也绝不失礼，谁个在工商界干活的不晓得建昌金铺？父亲许盛，在他去世之前三年还是金银贸易场的主席。

我们许家还有三个证券交易所的牌照，也是期货交易所的会员，如假包换的金融世家。

父母只生我和兄长许祖明二人，父亲去世后，家业自然由许祖明继承，嫂子吕漪琦也是系出名门，是广佑银行副主席掌珠，已育有二子一女。

我呢，因许家与丁家是世交，跟丁松年在中学时代已经认识。其后他留学美国，我升本城大学。暑假回来，在一些家长安排的宴会上再碰头，彼此谈得很投契。直到松年毕业回港不久，二人走得更近了，认真地闹起恋爱来。更因为我母亲体弱多病，双方家长急于要我们订婚。

母亲来不及参加我的婚礼就与世长辞。

我跟松年于是订了婚近两年才成亲的。

今年，屈指一算，已经八九个年头了，儿子丁富山都已经八岁。

生活是过得蛮舒服畅顺的。

丁家虽富有，却不是个大家庭。

松年只有个弟弟柏年，刚在麻省理工学院拿了个博士学位回来，加入丁氏家族的王国里任事，跟松年还合得来。很能令丁家两老放心。

这年头，富贵人家最恐惧的事有三：一是兄弟姊妹不和，个个为份家产而磨拳擦掌，斗个难解难分。二是讨一门不三不四的媳妇，包括影视小明星在内，都叫老一代的人触目惊心，不情不愿。三是媳妇不肯生儿育女，又不接纳丈夫外遇的孩子。

我的翁姑似乎都没有了这三层顾虑，虽说丁柏年还是未婚，但他为人老实得很，对任何花式太繁太杂的东西都敬而远之。

看他喜欢听古典音乐，爱看书赏画下棋，搜集古董表的品味，就知道不会太跟欢场中女孩子合得来。

看样子，小叔子丁柏年将来也是讨那一个家族的小姐多。

若要编一本本城富豪族谱，大有可能复杂过《红楼梦》的诸式人等。

提起了李秀环这阵子的不见人影，仇佩芬立即压低声浪说：

“可能要出事。”

“出什么事？”我问。

“唉！”仇佩芬叹大大的一口气：“我们这等人家还会有什么事出呢，又不愁衣、不愁食，说来说去，还不是婚姻亮红灯！”

“郭贤有外遇？”

“一就是郭贤，一就是李秀环自己，反正二者之一闹婚外情。”

“不会是李秀环吧？”

“为什么不会？这个世界男女平等。我老早给我家里头的那一位讲得明明白白了，他若做初一，我必做十五。要我哑忍，可没有这门子的事。”

我没有作声。

似乎从未认真想过，如果丁松年有婚外情，我会怎么样应付？

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？

还真要有对象才成呢？

看样子，得漂亮吸引的女人比男人容易找，这是我们女界要吃亏的地方。

“你想什么了？担心丁松年？”

“不。我才不管他。”

“谁信了？针刺不到肉不知痛，只怕你到时急痛攻心，怪叫连篇？”

“别诅咒我！”我忽然地好奇心大发：“怎么去调查一下李秀环这阵子的内里乾坤？”

“明天找方萍萍出来饮下午茶即可。”

我笑，说得太对了。

方萍萍又是本城豪门望族的一员，嫁给地产界三剑侠之一的朱成桐当继室，老夫少妻，宠得她什么似。闲来无事可为，专门打探上流社会各式隐秘事，供应我们这班女友热辣辣、新鲜刺激的谈话资料。

明天可有很好的节目了。

我是在跑马地做头发的，碰巧仇佩芬住司徒拔道，我先把她送回家去，才去找那上海发型师替我服务。

修甲的阿顾，一捏住了我的手指就说：

“丁太太你真是个矜贵人，手尖脚细的，一看就知系出名门，养尊处优。”

“阿顾，谢谢你逗我开心。今天我输了麻将，心情正坏得很。”

“你才不会呢！我们这店里的人一天到晚都赞丁太太是各个客人中最大方得体的，绝不会为生活上一点点小瑕疵而发脾气。”

“阿顾，要怎么谢你了？”

“你关照我们还不够多吗？若不是你把我表弟介绍到丁家厂里头任事，以他这么一个没有本城经验的大陆人，怕到今时今日还失业在家了！”

“阿顾，你真客气，他在厂里头还做得畅顺吧？”

“他倒是个实心办事的人，肯学肯做，管他那组的陈先生很赏识他。可惜上头没空缺可供升迁，若是能调派到包装部就好了。”

我笑笑会意了，于是说：“你好好替我修好指甲，我便替你想办法！”

“当然，当然，丁太太是尊话头醒尾、有求必应的活观音。”

有权有势就是好，到处都能听到好听的说话，管它是真抑或是假，总之讲得出口，入得我耳，舒服就成。

做好头发后，回家去六点，松年还未下班。

儿子在补习，他跟那补习老师李芷君很合得来，分明见我探头进房里看他，也懒得跟我打招呼。

这孩子就是被他奶奶宠坏了，眼里没旁人。

有什么办法呢，他如今是丁家惟一的第三代。

我囑菲佣把我在前两个月到巴黎度假时买下的路易

法明的一袭桃红色晚装拿出来，准备派用场。

化一个妆，可长可短。

这晚听丁松年的秘书说，我们要坐主家席，主客是财政司，当然还有其他贵宾，那就用心点，把一张本来已较好的脸，装扮得更神采飞扬一点好了。

丁松年不喜欢我化妆，他曾经对我说：

“曼，你若不涂脂扑粉，更显清雅。”

丁松年还说：

“你别穿得过分标奇立异，不配你的身分与年纪。”

“什么？”我怪叫：“我什么年纪了？足龄还不到三十岁。”

男人就是那副歪心理。不愿意妻子在人前花枝招展，妩媚生姿。最不能忍受自己的女人穿得肉感，白让别些男人色迷迷地虎视眈眈，老觉得吃亏与肉刺。

我才不管。

谁不趁有青春、有热情时，表露无遗，尽情发挥，就是坐失良机。

女人要长得漂亮的目的，也无非为人欣赏。嫁了不等于自动放弃吸引异性的权利。

常言有道：“瘦田无人耕，耕开有人争。”我事必要站在人前去时光芒四射，才更能保得住丈夫的心。

丁松年是准时七点就回家来，不消十分钟，便换好了他那套礼服，不住地催促我快点成行。

他不耐烦地说：

“曼，你有整天的时间，为什么不早早预备好。我最怕迟到的。”

“有什么打紧呢，”我边描眼线，边说：“反正餐舞

会前有大半小时的酒会，谁到早到迟有什么相干？”

“我跟你解释过多少次了，趁酒会之便，我能跟好些商界朋友乘机商量要事。”

“又会在那种场合商量要紧事的呢？真稀奇！”

“你快一点成不成？”

“别催，别催，要这样催命符似的，我更乱了手脚。”

的确，我的眼线画得歪了一点点，很不符理想，一下子，连我都无端端火了起来，嚷：

“要这样心急的话，你别管我，自己成行。”

“曼！”丁松年无奈地喊了一声。

“既是非我不行的，就别造声。”

终于延到近七时半，我们才出门。坐上汽车去后，松年只催司机：

“快，快！”

之外就不发一言。

我知道他在闹脾气，管他呢，才不过迟几分钟的样子。

如果不是又碰上车塞的话，根本早就到了君度酒店。

结果呢，我们是主家席最后入坐的一对。

丁松年不住地向四方打恭作揖连声道歉。

我呢，一肚子坐下来，第一件留意的事是同桌的几位名媛身上戴些什么首饰。

主人家是中西商会主席杜林，他的太太杜霍瑞青年纪已是四十开外，老打扮得像一只彩雀似，那头高耸的发髻，像个假发，有一点点的滑稽。最瞩目的当然是身

上的行头首饰。

本城的富贵人家，首饰一等一的有十位八位，杜霍瑞青就是其中之一。

我从来没有见过她重复戴过一套钻宝首饰。那些宝光流转的玉石，分量又老是大得叫近视者都能看个一清二楚。

说句笑话，就算她戴的全是膺货，每年要支付的镶工费用，已顶得今夜主客或任何一位政府高官的全年俸禄。何况一定是货真价实的珠宝？

然，官呢，仍旧是高高在上。

无他，官商勾结，有大利可图，这是自古以来的事，恒古常新，从无例外。

是要爬上了顶级富豪的位置，才知其中的蹊跷与巧妙。

远的事也不必讲了。就最近退休的一个大银行家，回到老家去，坐拥小镇，长享富贵。

为什么？

因为他力捧的几位商贾，都争气，给他赚到盆满钵满，若不是其中一人过份地在商场上飞擒大咬，以致于被商业罪案调查科抓住些少把柄，银行家怕被牵连而提早引退，现今还在本城继续他叱咤风云的事业。

之所以能有这种权势，除了有大间银行在他股掌之内，有太多机会名正言顺调度存户之资金，作为他认定有利可图之生意外，最主要还是同声同气，有政府内的老同乡撑腰。

官老爷从中取多少利，是直接还是间接利益，那就非局外人所详知了。

若说没有同流合污，趁在位而尽情搜刮，未知闻也。

一旦要维持清白，来个众人皆醉我独醒，是非常困难的。

传说这位财政司就快要提早退休，就是因为他的本性颇忠厚，以致妨碍了官场与商场的“正常”发展。故而被别人请他让位。

对于这种清高的坚持，我都不知是好还是不好。听到太多人在背后取笑他不识时务、难成俊杰，还是早早拱位让贤好了，别阻有雄心野心的人发达。

我曾以此事问松年的意见，他望住我良久说：

“你认为呢？”

“我？”没想到他会有此一问，故而一刹那间楞住。

“如果我是个出污泥而不染的君子，那么作为太座的你，是否愿意为成全鼓励我而甘作一些牺牲。”

“什么牺牲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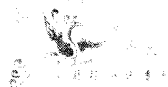
“譬方说，生活上减少享受，增加压力，包括人言蜚语与物质短缺的压力。”

我想了想，煞有介事地答：

“人言呢，我可不怕。人要批评我，只管随便，我也可以以牙还牙，一人一张嘴，未必是我输，至于说什么物质享受，”我转一转眼睛，摊一摊手，说：“认真是凭空想像，不知所谓。”

我看答案是令丁松年有点失望的，他耸耸肩，再没有兴致闲聊下去。

我不是个喜欢空中楼阁的人，丁家与许家加起来的势力与资产，有非常足够的资格去做个高尚人，没有必



要铤而走险。

不能以我们的情况来衡量，等于不能问天天以鲍参翅肚裹腹的人，他们会不会宁可捱饿，也不偷吃一样。

叫人家怎么想像，怎么答？真是。

但，那些大官员呢，情况可不同了。

我也是念过书的人，在大学里头还副修历史呢。中国多朝以来，读书求功名，最向往的还是做京官。无他，天子脚下的消息灵通，京城内忙于钻营的商贾极多，很能近厨得食，近水楼台，以致于浑水摸鱼，图得厚利。

发放到小城小镇、穷乡僻壤去做地方官，发达的机会相对地减少。

贵为天子，尚且要看国库盛衰而定自己的开支尺度，何况其他常人！

故而，我想，我还是稍稍偏向于那些看风驶棹，晓得把握良机的人，认为是时代的真俊杰。

若是守着财神的位置，仍不作合适的转寰与调度，实在太糟蹋机缘了。

看，如今满座的太太，除了杜霍瑞青最架势之外，其余各位都在衣饰上代夫家显了颜色与气派。

我完全不相信女人对于珠宝会无动于衷，当然，身为公务员的太太，就得作双重的克制。

一重是为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只能把艳羡的情绪硬压下去，当个没事人，强自己看得开。

另一重更无奈，就算有资格穿戴一流都不敢，社会上人人知道公务员的薪金若干，万一行头跟收入不符，除惹人言之外，还要惹麻烦上身，谁会巴巴的去淌这种

浑水。

本城里在商界任职的较高级打工仔，人们还不敢看轻他们，因为周围都是搵外快的机会，谁敢赌他们的银行账户有多少钱？

只有公务员，除非爬上顶级位置，有操本城经济与政治上生杀大权者，不敢看轻他们可能富贵双全的可能之外，其余一律像广东俗语所谓“在床下底踢毽”，彼此彼此，挣扎也还都是那个高低，超越不出一定范围。

要在富与贵之中，任择其一呢，我宁可保持现状。

现今的富商，忽又因时代即将转移顿起梦想，希望在官场中也露一手，在不久将来的政坛上别树一帜，实行有财有势。

老实说，我知道丁松年就有这个心。

他对政治兴趣之浓，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。

一直以来，那些什么基本法之流的有关问题，松年都透过他在商界的各种关系参与研讨，我还以为他只不过是逢场作兴，恋慕时兴而已。

没想到，这最近发觉他可是非常认真的。屡屡在临睡前问我：

“曼，你爱国家吗？”

真是，怎么答了？难道说不爱了。

我一边搽蔻丹，一边很顺理成章的答：

“爱。为什么不爱？”

“你是认真的？”

我回头向丈夫笑笑：

“当然认真，跟爱你一般认真，好了没有？”